

你好,2014

文/贾崇信



新年终于来了,步履凝重,深情款款,像多情少女婀娜的身姿,像陌上一朵暗香的野玫瑰,撩拨着我的思绪昼夜难眠;尽管稍显冷清,还有一些薄凉,可我们的脸上分明写满喜庆,梦也感觉温暖。

2013年,谁的翅膀被命运折断而独自悲伤?谁凌乱的步伐在痛苦中徜徉?谁错过了季节内心里充满了迷惘?在即将到来的新年里,请将阴霾清仓处理,把烦恼扫地出门,让怨恼统统淡出我们的视线。明日,无论是寒风冻住瘦溪,还是大雪覆盖了腊梅,都没关系,喜庆与祥和会准时出现在门户院落,

出现在人们的心头。说不准和煦的暖风会上几天,柳树会发出轻浅的绿意,希望的蓓蕾也会盈满枝头。

过年了,都回家来吧,我们仿佛感觉到母亲焦灼的渴盼和殷殷的期望,手上提着的无论是千年陈酿,还是作坊老烧,都是孝心的表达,都会让父亲欢喜。放下行李,帮娘去厨房炒一盘白菜粉条,给父亲满满斟上一杯酒,与他促膝交谈,相信,因为久居城市而硬化的血液,也会被这浓浓的亲情漾开。那熟悉的村舍,那飘扬的炊烟,那满地撒欢的小黄狗,都让我们心生感动。即便在外没有得到

应该得的东西,没关系,冬去了,春来;夜色阑珊,还有明天,我们的梦还在继续,希望并未搁浅。

疲惫了就歇一歇,沏一杯浓茶,看雾气在杯口处氤氲;劳累了就停下来,哼一曲跑调的老歌,让灵魂在旋律中尽情放纵;或者丢下手里的活儿,独自去原野走一走逛一逛,让神经充分放松,让利欲的心染满醉人的霞光。干嘛背上沉重的枷锁,弄得那么紧张?人生是不断劳动的过程,可也不能错过欣赏路边曼妙的风景。

过去的一年里,幸与不幸就不要再提了,尽管一无所有,

可我们至少还拥有生命,留得青山在,遇到春天就会满目青翠,一片生机盎然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!权当一个历练,一种积累好了。2014年,命运还会给你机会,365天,一天都不会少,干工作搞事业来日方长,何必为一时半会的失意较真。

去吧,给过往告别吧,毕竟一同走过。把过去封存在记忆里,岁月自然会帮你疗伤。

轻轻撕掉去年的日历,明天都是新的,包括你自己,也包括太阳。新年,被春联映红的日子,被鞭炮震动的喧响,时间的指针不曾走远,快去追赶上那簇新的阳光。

再见,2013

文/张建丽

眼前一恍,又是新的一年。一位美女朋友怅然:“唉,又要老一岁了!”因为从小就被老爸叫做丑小鸭,而且一直也没有长成白天鹅,所以对于年老色衰并没有太大心理落差。记得小时候特别盼望着长大,一年一个欣喜,不知从什么时候对于年纪增长没了感觉。但是,过去的这一年是特别的,值得写出来纪念,即便付诸文字也许会变点味,就像有些话放在心底才是最真。

一年前,种种原因我离开了老公的城市,回到了自己的老家。熟悉的城市、熟悉的亲人、熟悉的朋友,连空气中都漂浮着熟悉的气息。漂泊游荡的感觉跟随自己那么多年,在这一年,消失了。工作还是那个工作,融入新单位也顺利,孩子跟着老爸老妈养得健康快乐,三代同堂和睦。一切还算顺风顺水,如果说有缺憾,那就是老公工作忙,难得回趟家。爸妈年纪大了,孩子还小,除了在外工作,在我必须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

其实,女汉子是很容易炼的,一不小心就成了。家里新房子的装修、设计、选材、监工等各种事项,我全部自己跟了下来,从起初的反复谈价格,到后期为施工质量等吵架,软的硬的是全使上了。搬进去以后,空调电源的线路坏了,我拿起电笔“咔嚓咔嚓”就给卸下来,摸

索着把线接上了。要不怎样,等老公回家修,一家人要在炎热中煎熬很久。供暖季到了,我一个人拿着螺丝刀、扳手,爬上爬下给暖气片放气,暖气“呼呼”地烫手了。厨房的下水道堵了,我竟能把整体厨房下的管道一个个拔下来,全部清洗干净,然后完好无损地安装成原样。当时儿子在一旁直喊:“耶,妈妈超人太厉害了!”。满心的自豪呐。

做个被人呵护的小女人何尝不好?但不再是小孩子,有些温暖,若不属于自己,万不能向别人去讨。圣诞节深夜,一闺蜜哭着打来电话,说后悔。“你活该”的狠话在嘴边终换成了安慰。她确是不容易,三十好几了,孩子也生了,脸蛋身材都走样了,老公却跟别人跑了。她慌着想要抓住一根漂过的稻草,却凌乱了。谁说过“如果一个人说喜欢你,请等到他对你百般照顾时再相信;如果他答应带你去的地方,等他订好机票开心;如果他说要娶你,等他买好戒指跪在你面前再感动。感情不是说说而已,我们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”。更何况爱情本身就是奢侈品、昙花一现,一辈子那么长,能相互扶持过日子才是王道。

一直喜欢这句“唯愿现世安稳、岁月静好”。做好自己该做的,看好自己该看的,不论今年明年哪一年。



时光天使

文/孔金泉

最近一段时间,我已经屡次向别人表达相同的观点,时光就像生着一对翅膀的天使,她飞啊飞啊,蹁跹如蝶,却不肯为我片刻驻留。

站在时光的门坎上回望,2013像极了一枚射出的子弹,我还没有反应过来,已是岁末。瞧大街上那抹飘舞的中国红,我们以这种喜庆的方式来庆祝,校园里的孩子们都显得迫不及待了,火辣辣的眼睛在掰着指头算日子,恨不得百米冲刺。曾记得一本书上说过,在某些原始部落里是用恸哭一场来迎接新年的,痛惜时光的“逝者如斯”。想想也是,庄子说:“人生天地之间,如白驹之过隙,忽然而已。”这句话言犹在耳,但庄子已是几千年前的人了。这足以证明,时光的确是在飞的。现在再让我读朱自清的《匆匆》,有无声处听到惊雷的震撼。仿佛时光化身恶魔在一点点吞噬着我的生命。

台湾作家林清玄在很多文章里都在向我们讲述一个道理:活在当下。我想这也应该是佛教思想的一个精髓。既往者不咎,未来在明天也用不着我们操心。我是一个写文章的人,把时光咀嚼成文字码在一起,其实与建筑工人迥异。后者看到自己的作品会变得强大起来。但当我看到那些石沉大海的文字只会让我惶恐,即使是得到读者的青睐也不足以冲淡。

我的救命稻草是曾国藩说过的一句话:“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。”梁启超很欣赏这句话,并与自己的孩子分享。吴冠中的自信是:“殉道才足以维持艺术的尊严。”即使路走错了,也可以给后人启发。他的决绝对于寻常人来说有蜀道之难。现在来看当年写在作文纸上的《我的理想》都显得轻佻了。它们化为云烟或者得到修正。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足以在世事的一面面镜子中看清自己。孔子说“四十不惑”是有道理的。但这个年龄的成熟不应是融解了棱角之后的圆滑,而应是根植于现实土壤中的一棵树,自成风景,与天地万物相往还,既包括阳光雨露,也包括风霜雷电。对于我来说,我会踮踮脚,去采摘属于我自己的苹果。我想这才是“中国梦”的现实意义。

我一直喜欢雪,因为它在严寒中舞蹈。时光在飞,只是我们在搭乘时光快车时,别忽略了窗外风景。